

成才之路

报告文学

山西人民出版社

成 才 之 路

(报告文学)

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共青团山西省委
山西省科技干部局
《山西科技报》社

合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成 才 之 路

山西省科技干部局 共青团山西省委
山西省科协 《山西科技报》 合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7.5印张: 字数: 157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册

书号: 16088·777 定价: 0.53元

DD78/67

目 录

前 言	(1)
路，该这样走	梁 衡 (4)
金色的路	秋 实 (35)
种子的魅力	杨友军 薛来武 (53)
写在麦穗上的论文	李海燕 (66)
与命运搏斗的人	王和平 (78)
扎根在坚实的大地上	张 萍 (89)
香蒲争荣	朱希和 (106)
冲刺，冲刺，朝着理想的目标	培 贤 (124)
奋斗之曲	赵政民 李树义 (142)
美的探求者	安 宓 要子瑾 (162)
乘着特别快车的人	贡培茂 梁 冬 (178)
从农民到院长	来 武 (193)

用残废的手，弹奏出生命的最强音

..... 李生泉 (202)

一棵破土而出的幼芽..... 席荣宝 (218)

一个赶车汉的理想..... 王雅安 (227)

前 言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各方面的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从我国目前教育的现状来看，由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的数量有限，每年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中，都各有数百万人不能升入高一级的学校。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即使将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可能做到人人都上大学。因此，大力倡导青年自学，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开辟广阔的途径，就成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同时，把青年的精力引导到勤奋学习上来，对于转变社会风气，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自学成才，是每一个有志成才的青年的必经之路；不仅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朋友要成才需要自学，就是大学毕业之后的青年，要想成才，也必须依靠自学。从获得知识的数量来看，现代科学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学校获得的知识，大约

只占一生工作所需知识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的知识要从毕业后的继续学习中获得。当代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旧有的知识不断陈旧过时，如果不能坚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就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进入大学学习，只是有可能为成才打下好的基础，距离真正成才还相差甚远。从获得知识所需的时间来看，按人平均寿命七十岁计算，一生中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最多也超不过十七年，只占一生的四分之一左右，而要成才，要活到老学到老，有四分之三时间要靠自学。所以，在成才的道路上，每个人都需要自学，都需要懂得如何自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们广大的青年当中，刻苦学习的风气越来越浓，并且涌现出象雷安军、高忠丽、岳安林、孙宪生等一大批自学成才的优秀青年。这些青年有理想、有抱负，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大志向同自己的具体奋斗目标密切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勤奋学习，顽强进取；他们根据国家、社会的需要，选择自己学习的内容，把学习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学习，促进工作，成为技术骨干和业务骨干。这些自学的青年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基础理论和技术水平两个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他们自学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经验是值得推广的，他们的精神应当在一代青年中发扬光大。

党和政府对青年自学成才给予高度的重视和鼓励，社会各方面也对自学青年给予热情的关心和支持。最近，为了进一步倡导、鼓励广大青年勤奋自学，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党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转发了中国科协党组、共青团中央《关于全国青年自学经验交流情况的报告》。党中央书记处高度评价了大力倡导青年自学成才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各有关部门、各人民团体以及整个社会和每个家庭，都要关心和支持青年自学，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应承担的工作，尽可能地为青年自学创造必要的条件。对自学青年的考核、待遇、使用等方面的问题，也要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以利于进一步调动广大青年学习的积极性，为尽快地培育现代化建设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自学成才，是当今时代对青年的要求，是党和国家对青年的期望。走自学成才之路，前途宽广，大有希望！

我们借助《成才之路》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希望榜样的力量能够给立志自学成才的青年朋友们以鼓舞和启迪。

编 者

1982年6月

路，该这样走

梁 衡

引子：“啊，安林，是你吗？”“这个孩子废了，这个孩子废了！”

1964年初春的一个下午，黄土高原上特有的风沙天，天昏地暗。风尘沙雾罩着村庄，罩着田野，只有那些村外田间的道路被风扫得坦坦净净，光溜溜的。路边的树木都弯成了一面弓，在狂风中发出呼呼的嘶鸣。这时，在村外的路旁停着一辆毛驴车，车上有一杆秤，还有小半车卖剩下的粉条。赶车的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他衣衫单薄，在寒风中缩成一团。这样的天气有谁来买粉条呢？他没心叫卖。可这是队里给的任务，卖不了，回去怎么交代呢？他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抱着毛驴脖子，一边取暖一边想着心事，就象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这时，村边学校里走出一位上年纪的老师，他奇怪地看着大风中土路边的这一人一车，突然说：“啊，安林，是你吗？”“沈老师，是我。”岳安林抬起头，抱着肩，冷得声音都在发抖。沈老师惊讶加感慨，顿时，两眼涌出了两汪眼泪。他痴痴地站了片刻，叹了口气转身走了，边走边说：“这个孩子废了，这个孩子废了！”

他是废了，是被当作废品在社会上到处抛弃的。

1959年夏，只有十六岁的岳安林戴着鲜红的领巾，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当他欢天喜地捧着报到证迈进这所高等学府的大门时，听到的是八个字：“名额已满，退回原地。”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呢？他不敢多问，也不敢多想，近视镜片后面那双稚气的大眼里闪着泪光，逆着新入学的人流，悻悻地走出校门。他不服气，两年后又去“撞”清华大学的校门。这次，他的高考成绩远远超出了录取分数线，但还是没有被录取，答复是：“政审不合格。”啊，原来如此。岳安林的父亲在日本留学时，曾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同窗，解放前夕，当过一段阎锡山政府的专员。他还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富农”外祖父（后来核实只够中农）。但是，在他刚三岁时，母亲便带着他与父亲分居了。他对父亲，甚至连面孔也记忆不清。可是不管怎样，这些都装在档案里，象影子一样跟着他，任他有千般才华，还是一再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

很快，“四清”运动开始了。他，不能当民兵，不能当老师，申请加入共青团更被当作笑话，编剧演戏又被看作假积极。现在，他生活的内容就是白天下地，晚上回家。而家，这个冷清的小院里枯藤老树，篱墙茅舍，只有他形影相吊、孑然一人。他还能做什么呢？入学无门，入团无望，没有正常的生活权力，难怪那个沈老师说：“这个孩子废了！”

**“人，不是浮萍，不是流云，不应随波逐流，
苟安自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逆境，我也要随时自
己设计自己，生存下去，闯出路来。”**

当岳安林回到他那个冷落的小院，撷起一把柴禾准备做饭时，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一位姑娘。她身着一件素花罩

衫，领口露出绿色毛衣，下身穿一条普通蓝布裤，剪裁得体，很能显出她那苗条的腰身。还有那两条黑亮的大辫子，在回身闭门时一甩，就象一对翩然飞起的蝴蝶。蓬松的刘海下是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抬头就闪现出无限的妩媚。但她那紫红色的脸膛，粗壮的手臂，还有那走起路来蹬蹬的脚步声，又分明是一个农家姑娘。她叫李翠先，回乡高中生，预备党员，现在是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委员，大队妇代会主任。人样俊，出身好，她的生活之路铺满了阳光。

岳安林取来个瓷盆开始和面。翠先也不是生人，便拉了个小板凳坐在灶口烧起火来。

“安林，你最近思想上有什么不痛快吗？你看这家也懒得收拾。”原来，团支书是来作青年的思想工作的。

沉默。他低着头，双手使劲团着盆里的高粱面。

“你父亲、舅舅家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就在本村，你还不知道？”

姑娘也感到自己在明知故问，一时不自然起来。原来昨天晚上团支委又开了会，坚决不同意安林入团，还要把入团申请书退还给他。女支书是会上唯一支持安林入团的人。她不理解，除了出身之外，安林哪一条不合格，而团章上又没有规定团员的出身。她觉得应该向安林解释点什么，说点安慰的话，可这平时惯于作青年工作的巧嘴，今天不知为什么这样笨拙——本来其中的道理，她也说不清的。

锅里的水开了。安林去做饭，她站起来，坐也不是，走也不好，尴尬地站在那张旧八仙桌旁。靠桌的一面墙上是一张课程表：早饭前，英语；午休时，生物；晚上，整理笔记。上面还有具体的进度要求。姑娘的嘴巴微微吃惊地张了

一下，却没有发出声音，又慢慢低下了头。桌上是散乱的书籍和各种笔记。她随便翻开一本，里面夹着各种牧草标本，一个个制作精细。那草的枝、叶、花都被固定在纸上。那巧妙的摆布，甚至显出一种神韵，给人一种生气和美感。她翻了一下编号，共405种。抽屉是半拉开的，里面满满的，全是火柴盒子，奇怪，安林是不抽烟的，哪用这么多火柴？她随便打开一盒，是一块又干又硬的黄土，再打一盒，还是黄土，按顺序号一找，共86盒。

翠先没有回头，轻轻地说：“装这些黄土块干什么？”

“那是咱村的土层取样，种地不识土，怎么当农民！”

“从哪儿弄来的？”

“上个月打井时，在井壁上一层一层取的。”

“噢！”姑娘轻轻地张了一下口。“那牧草标本呢？”

“上山放牛时采的。”

翠先不说话了，她翻着桌上的书，有《土壤学》、《家畜饲养基础》，还有数学、物理等教科书，也有《莎士比亚戏剧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不知为什么，她的心一下子软了，说：“安林，你知道外面人们怎样议论你吗？”

“我知道，说我是书呆子，说我假积极，还有，说我学外语想叛国。”

“可你怎么还要这么苦学呢？”她扭头看了一下屋角上吊着的蛛网。

“人各有志，不管怎样，总不能虚度一生。你大概也读过桌上那本书，保尔能打仗时就打仗，搞建设时就搞建设，病倒在床上就写书。我现在不象你，有好多事是不能干，不能

上学，不能当工人，不能工作，不能入团，也许我是废了。但人不是浮萍，不是流云，不应随波逐流，苟安自弃。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逆境，我也要随时自己设计自己，生存下去，闯出路来。”

团支书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就是眼前这个衣着寒怆、被人耻笑、被学校和团支部推出门外的青年说的吗？翠先是极爱文学的，她脑子里一下闪过保尔的名言，闪过刘禹锡的《陋室铭》，闪过许多在逆境中挺立不屈的坚强形象。她看着安林，安林正在脸盆里洗那双沾满高粱面糊糊的手，袖口翻卷着，有几处已经开线。因为低着头，长长的头发遮在眼镜框上。他平平静静地说完这几句话，再不开口，也许一会儿又要坐在桌旁看书了。本来翠先是想来说几句安慰的话，开导开导他的，可是她自己反倒觉得感受到了一些什么——是教育？是启发？还是自愧？都说不清。她觉得自己该走了，不由伸手摸摸口袋，里面有准备退给他的入团申请书。但她又没有勇气拿出来，只说：“我妈还等我吃饭呢，有空再来帮你干活。”转身走了。安林送她到院门口，不过，这次她转身闭门时，大辫子再没有飘起来，大眼睛也不象刚才进来时那样妩媚、闪光，沉静得象一汪湖水。

“家庭里，有时有亲娘或后娘；政治上有时会信任或疏远；可是在祖国的怀抱里，我和大家是一样的赤子。祖国母亲啊，我对你的爱将永不改初衷。”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动乱的年头里，一个暴风雨的黄昏，岳安林躺着齐腰深的积水，赶着一群水湿的黄牛向村里

走来。他刚拴好圈门，一个民兵凶神恶煞地出现在面前：“叫你到大队部去！”他顺手拧了一把湿透的衣襟，默默地跟在后头。大队部人声嘈杂，透过水湿的近视镜片，他隐约看见明晃晃的电灯下队长袒胸露臂，一见他进屋便拧起两道粗眉厉声问道：“雨这么大，你为什么不去防洪？”

“我放牛刚刚进村。”“放什么牛，总是又躲到山上看黑书去啦！反革命子女……”话声未落，一巴掌扇来，眼镜飞落地下，半个脸象通了电一样热麻火辣。接着，身后又飞来一脚，他被踢翻在地，数不清的拳脚冰雹般地向他砸下，“不许地富翻天”的嘶喊压住了屋外的雷声雨声。队长发够了威风，一把提起他的衣领喊道：“还不给我上堤去！”

天亮了，雨停了，昏倒在堤上的岳安林被人搀回家里，他大口地吐着血，脸白得象一张纸，年轻的妻子用手绢擦着他嘴边的血迹，俯在炕沿上哭成一个泪人。

他醒来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被人一巴掌打倒了！实实在在地倒下了。窗外雨后的天空碧蓝如洗。几年来的艰难挣扎，难得有今天这样的安静，他细品着自己来到人世间的这二十个春秋。

那是多么美丽的童年啊。刚解放时，母亲和他，还有姥姥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靠墙是一架浓郁的葡萄藤，夏夜繁星满天，大家在架下乘凉。当院是一棵大桑树。七月里桑椹红了，他常爬到树上摘着吃，手指头、嘴唇都染成了紫黑色。当他一个人在院里时，就用小棍伸进缝里去吊蚂蚁。有一次抓到一只麻雀，就用碗扣在地上，“一、二、三、四……数到二百下，再取出，看它会不会闷死。这个花红叶绿、蝶飞鸟鸣的世界啊，多么美丽，多么令人留恋！后来上

学了，他连连跳级，升高中时又在几百名学生中夺得头魁。高中，可遇见一位好生物老师，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叫李子平，是解放前老北大的毕业生，他讲课都把学生们迷住了。他讲兔子，先讲古埃及人对它如何崇拜，说那是他们民族的图腾。又讲嫦娥奔月，玉兔捣药。他带他们一起养蜂。他们还种了许多植物和花卉，养了乌克兰大白猪。李老师指导他们读《花镜》，读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读《动物世界漫游》，讲米丘林的故事。那个生物小组便是他的天堂。他没有父亲，老师象慈父一样地关怀他；他没有兄弟姐妹，同学们情同手足般地对待他。他每年考试拿第一，每年都可以得到助学金，他无忧无虑，感到前途光明。哲学家赫尔岑说：“小孩的时候，再加上刚刚进入青年时期的两三年，是生活中最充足的、最优美的，是属于我们的部分，也几乎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不知不觉地决定整个的未来。”那些年份啊，正是我们的国家，也是他的生活中最兴旺、最美好的岁月。可是后来呢？……他想到这里那个粗暴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你这个反革命子女……”啊，就算我是反革命子女，但我是吃国家的助学金，喝社会主义的墨水长大的。我是祖国的儿子。家庭里，有时有亲娘或后娘，政治上有时会信任或疏远；可是在祖国的怀抱里，我和大家是一样的赤子。祖国母亲啊，我对你的爱将永远不改初衷。可是我能奉献给你点什么呢？他思绪万千。

寸草之心，可报春晖。他只有一点知识，一点科学知识；还有一颗心，一颗献身农业的心。本来他可以白天肩上扛一把铁锹去挖土，晚上脖子上挂一杆旱烟袋到光棍窑里去听古。可是，他的脑子里又装满了米丘林、达尔文，

他那双近视镜后的大眼，又不由地要看书、看报，要探索世界。他是土改和合作化后中国农村的第三代农民。他不甘于这样昏昏噩噩，也不想逃离农村。他想做一个普罗米修斯，去为自己的家乡，为长年栉风沐雨、累弯了脊梁骨的父老们探一条新路……

“本来，爱情就含有牺牲。我知道一个姑娘一生只有一次这种甜新而热切的恋情，献出它，无异于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知道我的命运，我也知道将要付出的牺牲，但我相信，这种牺牲将换来甜蜜的果实。”

一连两个月，岳安林只能仰卧在土炕上。如果说那几年他是被社会遗弃的话，他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读养牛的书，可以在小屋里画土壤肥力图。而现在，他连这些也被剥夺了。窗外，蔚蓝的天穹那样纯净，天边一丝白云轻轻飘过，秋阳象春光一样地美好，大桑树上的几只小鸟欢快地叫着，突然又扑楞一声飞向高空。岳安林望着这个生机勃勃的自然世界，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他不由念出两句诗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啊！书，书呢？他想起了他的《唐诗选》，伸手向枕头底下摸，抽出的却是一本日记。这才想起，除了这本日记外，所有的藏书都被抄、被烧了。这日记的布皮已磨出了线纹，页角也已卷曲。真是“大难不失”啊！他翻着，脸上渐渐有一些激动。

“你的热情，已经暖化了我这颗冰冻的心。你的大胆，也鼓起了我爱的热忱。可是，爱情，除了感情之外，还得有

一点理智。你我在政治、经济、家庭各方面都有天壤之别，你爱我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将会付出多大的牺牲？爱情的结果，可不是象一朵花那样姣好，不象一首歌那样轻松，随之而来的是责任，不，也许是枷锁，将重重地压在你的肩上，永难脱身。我们还是越过那爱湖的波光水雾，考虑一下在对岸等待着的现实吧……”

“本来，爱情就含有牺牲。我知道一个姑娘一生只有一次这种甜新而热切的恋情，献出它，无异于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次命运的结合，也是一次命运的转折。有人因此而失去了什么，象王宝钏失去了富贵，那是光荣的牺牲；有人因此而得到了什么，象杨贵妃全家得宠，那是可耻的卖身。我知道我的命运，我也知道将要付出的牺牲，但我相信，这种牺牲将换来甜蜜的果实。也许我们只能栽树，赶不上吃果，但即使这样，我也毫不悔恨……”

门吱的一声，妻子进来了，手里捏着几张毛票，她是出去变卖家当回来的。本来就穷得揭不开锅，这次为了治病，把大门卖了，把房子拆卖了，最后，把吃饭的碗也卖了，一只才五分钱。她向炕上看了一眼，苦笑着说：“又在看那本日记，还不如让人家抄去呢。”安林看她疲惫的脸色，单薄的身影，轻轻说了一句：“我真叫你受连累了……”话还没说完，妻子走过来，一把捂住他的嘴：“快别胡说了，我们能活下去。”说着，她便搂了一把柴禾，蹲在灶口烧起火来。火光映着她的脸膛，又是那样红扑扑的；那投在墙上的身影，还是那样高大壮实。多么熟悉啊，什么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情景？对，想起来了，那个大风天，卖粉条回来，安林正准备做饭，翠先来了，来谈心，来退入团申请书，还看了他